

编者按：

当“哒哒哒”的马蹄声由远及近，我们即将迎来充满豪情的马年。马，是中华生肖文化中最昂扬的符号。它是“一马当先”的勇毅，是“马到成功”的期许，更是“老骥伏枥”的壮志。

从本期起，海南日报《海南周刊》开设“马年话马”专栏，从多维视角解码“马”的内涵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愿我们都能汲取骏马的精神力量，在各自赛道上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## 马年话马

# 马上琼岛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梦楠

岁序常易，华章日新。

2026年春节将至，辞旧迎新的接力棒，不久将随着蛇年余韵的远去，交给驰骋奔腾的骏马。

马，是驰骋千年的精神图腾，是融入日常的文化印记。从口语中的殷切期许到历史文献里的蹄印留痕，从山水间的地名雅韵到血脉中的奋进基因，它早已跨越时空，成为海南人奔赴美好、开拓新程的精神注脚，在春的序曲中引领这片沃土续写崭新华章。

### 市井每闻『马上声』

从『在马背上』引申为『立刻、即刻』

说到“马”，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，多是驰骋草原、奔腾旷野的豪迈形象。它们常见于影视、画卷中，仿佛与海岛居民的日常颇有距离。

其实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，一个与“马”相关的词，早已融入生活，被高频使用——那便是“马上”。这个词常被人们用来表示“立刻、即刻”之意，用得久了便习以为常，很少细想其由来。这个词语的源头与马在古代社会的核心功用息息相关。

古代，马是迅捷的交通与传信工具，“马上”原指身在马背、行进途中，常伴有紧急军情、加急公务等。例如，《史记·酈生陆贾列传》中说“乃公居马上得之”，即刘邦说自己在马上打仗夺得天下。

有专家认为，古人在马背上进行的事，多与紧急、加急、即刻抵达相关。久而久之，其字面含义逐渐淡化，由“在马背上”引申出即刻、立刻的时间意味，由空间概念演变为时间概念，成为“立刻、即刻”的代名词。

除了融入口语的“马上”，与马有关的意象还化作诸多美好祝福，藏在日常生活的期许里。

其中，马到成功有顺遂通达、即刻功成的含义，将马匹驰骋的利落与成事的顺畅相连，隐藏着人们对前路坦荡、事半功倍的期许。古往今来，无论是征战沙场的将士，还是奔波谋生的老百姓，都爱用这个词汇表达祝福寄托心愿。

与马有关的词语还有很多。工作中，我们常用老马识途比喻阅历多、经验丰富的人；婚恋中，女性常用白马王子来形容品性温良的理想伴侣；生活中，人们用千军万马形容声势浩大、气势磅礴的场面。

有“一匹马”陪伴一代代人度过童年时光。当《西游记》主题曲响起，人们仿佛又回到那个夏天，蝉鸣聒噪，晚风温柔，孩童们围坐在电视机前，看白龙马驮着唐僧踏

过万水千山，耐得住长途跋涉的孤寂，也扛得住风雨兼程的考验。

### 海南小马『哒哒哒』

高不过三尺却筋骨矫健



海南小马。徐珊珊 AI 绘图

作为人类的亲密伙伴，马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古代，马与经济、军事等众多领域都有密切联系。马在海南岛上曾留下怎样的足迹？不妨透透一份份典籍，解锁那段藏在史料中的“马蹄往事”。

海南早期没有马的记载，最早见于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书中明确记载“亡马与虎，民有五畜”，意思是当时海南没有马匹和老虎，百姓饲养的家畜仅有牛、羊、猪、鸡、犬五种，这也是汉代海南无马的经典佐证。唐代《岭表录异》更明确记载“琼州不产驴马，多骑黄牛”，印证了彼时海南以黄牛为主要代步牲畜的场景。

不过，到了宋代，关于海南马的记载有所增多，甚至出现了“今其地无虎，而马实蕃”的描述。

南宋周去非在《岭外代答》之《海外黎蛮》一文中对海南各类土产进行记载，“土产名香、槟榔、椰子、小马、翠羽、黄腊、苏木、吉贝之属。”其中将小马列为海南土产。

宋明时期，海南小马的名声逐渐传播到岛外，甚至成为海外贸易的货物。《宋史·占城传》记载，宋乾道七年，占城国曾从海南购入数十匹马用于作战，这也是海南出口马匹的最早记载，后来朝廷实行马禁，禁止将战马出售给外蕃。

明代是海南养马业的黄金时代。明代顾玠在《海槎余录》中描述了海南小马的形态、价值：“马产于海南者极小，只可许之驴骡而身稍长耳，毛片不殊于中州，当少剪棕时，极骏可爱，然骑驶则无无力，上等价可四两，寻常不出二两”，既描述了海南小马的外形特色，也印证了其在民间的普及度。

清代，海南小马的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，尤其在经济、军事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清道光《琼州府志》对海南小马的品种特性有更细致的描摹：“果下马即石马，高不过三尺，可骑竹树下，俊者有双脊骨，轻疾若飞，产崖州、陵水”。

这种被称作“石马”的小马，高不过三尺，却筋骨矫健，善负重、能履险，即便在茂密的竹丛中也能灵活穿行，适合在海南的地理环境中骑行，是老百姓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伙伴。

民国时期，海南小马仍活跃于各地，多用于代步与拖车，在儋州、崖州等地分布较广。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浪潮席卷而来，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逐渐取代马匹，缺乏繁殖体系支撑的海南小马，数量日渐稀少，最终在历史的变迁中悄然退出社会生产生活的舞台。

如今，海南小马早已“退幕”，只在文献记载里留下轻盈的足迹。但是，在海南民间，仍留存着许多与马相关的地名、传说与记忆，诉说远去的历史。

你知道海南全省一共有多少个带“马”字的地名吗？

据省民政厅不完全统计，目前，我省共有566处地名含马字，涵盖海域、陆地水系、陆地地形、行政区域、居民点、交通运输设施、水利电力通信设施、纪念地、旅游景点、建筑物等类别。其中，乡镇级行政区域只有一个，即白马井镇。

白马井镇坐落於海南西部的儋州市。清代儋州举人陈琅有诗云：“龙门气撼三千浪，马井泉酣百万骑。”其中蕴含的古老传说，正是“白马井”得名的渊源。

相传东汉年间，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守疆，行至一片海岸时，人马饥渴，遍寻淡水不得。危急之时，将军所乘白马奋蹄刨沙，竟从地下涌出清泉，解了全军之困。后人感念这位戍边英雄，修建伏波将军庙，并在泉眼处挖了一口水井，命名为“白马井”，白马井镇也因此得名，流传至今。

或因地形，或缘传说……海南不少地方因“马”得名，各有韵味。

例如，澄迈、儋州、临高、乐东、三亚等地，均有名为“马鞍岭”的山体。这类地名的由来，大多因为山峰轮廓两头高、中间低，整体形态酷似马鞍，人们便依形赋名，直观又形象。

临高县流淌着一条马袅河。该河发源于临高境内的多文岭，自源头一路蜿蜒，流经多文、皇桐等地，最终于马袅港奔流入海。古人云“不声如动吹，无风自袅枝”，“袅”字本有烟气缭绕、轻柔舒展之意。一听到“马袅河”这个名字，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河水清浅、烟波袅袅的秀美画卷，灵动又雅致。

在海南，这种以形定名、因景得名的地名文化十分常见，既饱含了先民对自然地貌的细致观察，也隐藏着质朴生动的审美意趣。除了山水风景外，还有不少带“马”字的地名，与古代行旅、驿马交通紧密相连。

比如，三亚著名的旅游打卡点——马岭社区，曾用名为“下马岭”。《崖州志》记载：“城东六十里，斜峙海湾，有一径可通行人。乱石棋布，潮涨即不能往来。为崖州城第二重关隘，有汛驻防。”此处如骑马经过，需下马穿曲径，牵马越石而过，因而有下马岭之名。

海口也有一处与马匹行旅息息相关的地名，即海口府城的洗马桥。相传古时人们骑马进府城前，总要在城前桥下用河水洗刷马匹身上的尘土。待人与马皆洗去倦容、焕然一新方能入城，久而久之，这座桥就被称为洗马桥。府城马鞍街，古时常有官兵牵着大量马匹途经此地，后来逐渐发展成出售马鞍、马镫等各类马具的商品街，故此得名。

一南一北，遥相呼应，共同镌刻海南古代交通与市井生活的历史痕迹。

随着城市建设日新月异，一批崭新的海南地名跃动着骏马的身影，彰显蓬勃朝气。

海口、文昌、陵水等地，均有以“龙马”命名的村落，不约而同承载相似的美好寓意。以“龙马”为名，既是对传统文化祥瑞意象的传承，更寄托着当地群众对龙马精神的向往——昂扬向上、奋发有为、敢闯敢干、开拓创新。



马援塑像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国强 摄

海南部分带“马”字的地名，与姓氏紧密相连。

澄迈县老城有一座三面环海的古村落——马村。村志记载，马村始祖原籍福建莆田，因北方战祸频繁，宋代随大批闽南移民渡海迁居海南，最初将定居的村落命名为“银题村”。后来，在战争时期，因全村村民都姓马，又称为“马村”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近现代以来，海南马姓后人中涌现出众多革命志士。开国少将马白山（原名马家声）就出生于马村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他发动马村及周边地区群众组建革命武装，率部参加玉包港登陆等战役，协助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，为“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”和海南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。从1928年至1949年，仅马村一地，就有28名马姓烈士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。

马村人的血性，恰如马之筋骨、马之魂魄——不屈不挠，向前奔腾。这种精神，并非一村一姓独有。它早已深深融入海南的历史文化血脉中。

史料记载，明代的海南，虽地处南海之滨，与中原隔海相望，却崇尚勇武，骑射之风一度盛行。彼时，全岛17个教场和演武亭中，清脆的马蹄声、整齐的呐喊声此起彼伏，骑手们身着劲装，策马奔腾，尽显豪迈之气。

除了尚武之风的浸润，马也是海南文人墨士的灵感源泉，成为他们寄托情怀、彰显气节的重要意象，为海南文化增添了许多雅致与豪迈交融的韵味。

清代诗人韩祐曾作《马井涌泉》：新息乘来白玉骢，银蹄跑井愈良工。龙涎淡冶三军渴，凤髓渊源百里通。道光《琼州府志》记载，琼山画家廖相武最擅画马，人们“得其片纸寸幅者珍如拱璧”，充分表现出人们对马的喜爱。

跨越千百年的爱马之情，如今依然在琼岛大地上生生不息。它既是革命年代“红旗不倒”的铮铮铁骨，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浪潮中“策马扬鞭”的实干精神。

年味渐浓，家家户户或购买马年吉祥物、或贴上“马”元素窗花，一个个饱含期许的物件，是献给新春、献给生活最质朴、最热烈的贺礼。当新年的春风吹遍琼岛，这片热土上的人们正以“一马当先”的锐气、“万马奔腾”的气势奋勇争先。🐾



府城洗马桥。资料图



游客在三亚马岭社区天涯小镇游玩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